



# 上合之树

王林强



已然化作天津与埃及工程师手中的图纸,在“超低轨道”“航天测控”“竞速无人机”赛道铺就的逐梦星空下续写新的传奇。安全犹如大树的年轮,每一道印记都镌刻着岁月的共生契约,记录着共同的敬畏与守护。当俄罗斯专家竖起大拇指为“天河”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再夺世界图计算领域桂冠点赞,当巴基斯坦技术员在清洁能源实验室与中方人员击掌相庆,那些跨越语言的默契,正在树干里凝结成抵御风险的年轮。

最令人振奋的是在天津中欧先进制造业园的见闻。玻璃幕墙后的工业机器人实验室里,中俄两国工程师围绕着设计图纸争论不下之际,有人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函数曲线,不同颜色的记号笔瞬间在图纸上绽放成花朵。阳光穿过防尘服的面罩,在他们眼底映出相同的光芒——那是对彼此的欣赏,对创新的渴望,对未来的期许。这些在车间里碰撞激发的思想火花,正为“上合之树”催生着最坚韧的枝干。

## ▶叶片——阳光在脉络间流淌

天津大剧院的彩排厅是片璀璨的“叶子”。俄罗斯芭蕾舞演员排练《天鹅湖》时,纤薄的足弓弯成新月,足尖轻点地板的细碎声像春雨叩窗。中国舞者小李虚心请教旋转技巧,俄方首席却将她似流云舒卷又若惊鸿回旋的月白水袖舞吸引,两人即兴来了段“天鹅与嫦娥”的跨界合作——足尖与水袖在聚光灯下交融,恰似伏尔加河与海河在晨光里相遇。

教育合作是片新绿的“叶子”。天津师范大学的课堂上,一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外教抒发对《论语》的亲近感:“原来‘己所不欲’和我们的一句谚语如此相似。”她的笔记本上,汉字与西里尔字母相互注解,像叶片上纵横交错的叶脉。五大道海棠花节气氛热烈,印度留学生拉吉穿着汉服站在海棠树下,摄影师老王用生涩的英语喊着“茄子”,花瓣落在他肩头,也落在拉吉手中的团扇上——这张中西合璧的照片,成为人文交流最生动的注脚。

青年志愿者们是最鲜嫩的“新叶”。为此次峰会而组建的天津国际语言环境建设专家团队颇受关注,各国留学生身伏在地板上整理标识词条,各色纸张像迁徙的鸟群在膝间起落。韩语与俄语的讨论声中,不时蹦出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的标准译法。当乌克兰姑娘安娜激动地指着“开放包容”的双语标识说“这是我们共同的追求”时,晨光正好漫过她发梢的金穗儿,照亮桌上堆叠的资料——那些被反复校对的文字,那些为每个

译名争执的夜晚,都将化作峰会期间最温暖的语言服务,让每片“叶子”都在阳光下舒展自如。

## ▶果实——希望在年轮里绽放

随着峰会临近,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悄然上演着“变形记”。海河畔的天津站前广场,工人们正在调试景观灯,暖黄色的光晕里,城市雕塑初现雏形——青铜铸成的根系蜿蜒向八方,枝叶托起水晶球,倒映着过往的漕运码头与今日的国际邮轮。在滨海新区举行的“中国—上海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产业合作大会”的现场,

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代表在新能源项目的签约仪式上友好握手,背景屏幕上闪过白蜡树的年轮图案,与合作协议上的时间印记完美重叠。

天津开放包容的城市胸怀也在淋漓尽致地展现对峰会的深情与礼敬。在泰达·津一产业公园沉浸式的“慢人生活节”上,70岁的王奶奶系着围裙教俄罗斯留学生做炸糕,油香在空气中飘散;一名维吾尔族少年弹起都塔尔,一群孩子围拢过来跟着学唱《阿拉木汗》;活动组织者把多肉植物盆栽后送给在场的各国朋友,每片肥厚的叶子上都凝着水珠,倒映着不同肤色的笑容……这些热闹温馨的市井烟火,像树上的果实,看似微小,却饱含着泥土的芬芳,蕴含着无限的力量。

暮春傍晚,我站在津门湖畔看放飞的风筝。五彩的纸鸢掠过建筑的飞檐,线轴在孩子手中传递,笑声惊起栖息的雨燕。意式风情区的灯光次第亮起,与解放桥的霓虹交相辉映,倒映在海河的碧波里,像极了“上合之树”在水面投下的斑斓光影。

此刻的天津,正将六百余年厚重的城市底蕴与新时代开放的胸怀,酿成迎接世界的花蜜。而我有幸成为这棵大树的守护者之一,看着根须在文明深处延伸,枝干在合作中伸展,叶片在交流中舒展,果实在期待中成熟。当轻轨列车再次穿越晨光中的白蜡林,那些新叶依然像万千只挥舞的手——这一次,我读懂了它们的语言:那是对峰会的期许,对未来的祝福,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朴素的信仰。

就像朱自清先生的散文《春》里写的:“盼望着,盼望着,东风来了,春天的脚步近了”,愿这棵生长在渤海之滨的“上合之树”,在春天的雨露里扎根更深,在秋日的暖阳中果实累累。而我们,这些曾在树下耕耘的人,终将把这段时光酿成生命里最温暖的年轮——当岁月流转,总会记得2025年的春天,我们曾与一棵树共同生长,与一个时代共同绽放。

## 《林希自选集》新读(十)

# “天津闲人”的饮食文化

李小茜

于有这么多人和物,更在于各色人等都可以在天津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上下沟通,相互交往,都容纳于天津市井社会的大格局中,获得自己的生存位置。”林希在小说中将“闲人”的世俗生活和市井人文生态,以及这类人的生存价值联系起来,饮食文化在其中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。“上等闲人”狡诈慈善家侯伯泰,宴请勾结日寇的大律师袁渊圆时,“餐桌上没有什么大菜,两只素色青花大餐盘,每只餐盘上盛着一只红澄澄的河蟹,一套吃螃蟹的餐具,小锤、小凿、小刀、小镊子。清一色的银器,和红澄澄的螃蟹恰好白红相间,愈显得餐桌上典雅富丽”。大螃蟹、陈年花雕、银器、素盘都是富贵之家的标配,是区别于一般闲人的重要物质载体。侯伯泰在结束一次卖国行径后,拉着袁渊圆一起吃饭,“总统大人赏下来的南洋大炮,我吩咐下的菜单;诗礼银杏、一品海参、福寿燕窝,绣球鱼翅,最后是日本的金钱原汁鲍鱼,不可多得”。海参、鱼翅、燕窝常出现于闽菜、粤菜和宫廷菜之中。天津南北贸易往来频繁,南方商人自然也带来相应的饮食文化;“日本鲍鱼”的出现,说明远渡重洋来的食材也影响了本土饮食文化的变迁。“末等闲人”苏鸿达骗精于算计的《晨报》主编严而信去登瀛楼吃饭时,要了一道全拼什锦,一道红烧大肘海

春分之时,首届“南开史学郑天挺讲座”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启幕,历史学家王汎森应邀担任首讲嘉宾,他如一位旅人,以三场演讲漫步于史学巨擘梁启超、陈寅恪、傅斯年的思想地图与学术路径,导引南开及慕名而来的外校学子们分享生机勃勃的智慧时光。

王汎森现为台湾“中研院”院士、“史语所”特聘研究员,专研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、文化史、学术史和史学史。郑天挺(1899—1981)是20世纪明清史研究领域的大家,为南开史学四大导师之一(另三人是梁启超、蒋廷黻、雷海宗),奠基于南开史学重镇,讲座为纪念他而设立。

“郑天挺讲座”首讲主题是“史家的技艺”,第一场解析“梁启超的史学措词”。梁启超后半生居海河之畔15年,直至去世,其著书立说的“饮冰室”闻名遐迩。1921年,他在南开大学主讲并整理成书的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是近代“新史学”的首部“历史研究法”,力求厘定“什么是历史”,震动史坛,影响至今。

王汎森指出,人们生活离不开词语绘制的思想地图,我们除了关注经典史学命题,还要关注历史书写,其中一个路径就是“措词”。“措词”包括史学家的语言风格、比喻、修辞、词汇等,这是探讨史学思想的一个关键环节。语言不只是反映定义的工具,不同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导向,折射着史家的思维世界。

王汎森说过,人是诠释性的动物,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之后,人们会用它来思考自己的处境及命运。在近代中国,文化精英先是用一些旧概念去诠释新事物,但一批又一批新的“措词”涌入,逐步建构了现实的发展。

讲座中王汎森说,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“汹涌如潮”时代的梁启超,认为中国的旧名词不能包含新的事物,不惜创造了诸多新的名词为人们熟悉且至今还在用,包括变法、民权、平等、自由、议会、立宪、废科举、兴学校等,都跟梁启超有关。梁启超在其所作《新史学》(1902年)中写道:“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,使我四万万同胞站立于优胜劣败之世界乎?则本国史学一科,实无老无幼,无男无女,无智无愚,无贤无不肖者皆当从事,视之为渴饮饥食,一刻不容缓者也。”“四万万同胞”这个说法就是梁启超新提的,他加入这一“措词”的前提是被新的民族主义思想包裹在里面,我们须注意它所代表的意义与倾向。《新史学》中,梁启超重视“国家”“国民”“群”“社会”的历史,这四个词汇为最关键的“概念工具”,是过去不曾出现过的。

新“措词”、新概念鼓动了一个时代。王汎森介绍了胡适年少时由此受到的震动,在《四十自述》中胡适写道,“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”;梁启超先生“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,是国家思想,是进取冒险,是权利思想,是自由,是自治,是进步,是自尊,是合群,是生利的能力,是毅力,是义务思想,是尚武,是私德,是政治能力”。

王汎森说,梁启超早年常提的史学措词,“历史的”

## 绘制梁启超“史学措词”的思想地图

| 南开史学郑天挺讲座首讲记

相比“非历史的”,“有史的”相对“史的”,还有“国民的历史”“有目的的历史”“公例的历史”“历史的舞台”“进化的历史”等,这些史学措词具有浓厚的现实意蕴:“国民的”“有目的”的历史才是历史;弱者没有上舞台的资格,就没有历史,能上舞台的是那些强大的国家、种族;没有“进化”的民族就没有历史。

“措词”塑造了历史书写的特色,通过对措词的研究,可以发现作者的动机与取向。梁启超为中国传统史书多写帝王将相的历史,而一般人民“无史”。1982年,人类学家埃里克·R·沃尔夫(1923—1999)出版其史学名著《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》,认为没有历史的人群在人们心中几乎等于不存在,人们愈来愈发现历史上许多人群是“无史”的。而梁启超在20世纪初期就认识到这一问题。梁氏改造旧史的主要目的是鼓舞人民的爱国、救国之心;不把国家当作历史的主体、不把人民写进历史不足以激励国民的爱国心;中国历史应是国史、民史、公史、社会史、群体的历史。

梁启超常用的史学措词很多来自跨学科领域,如力学:冲力、盘旋;生理学:细胞、总神经系统、有机体;心理学:有意识、无意识、“意识团”(仁的概念)、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、民众意识。有的措词是从物理学借来的,如心灵+力学:民族智力、国民智力、心力(历史为人心力所造成);工程学,如“史迹之心的基座”。这些语言与概念反映了社会现实,其中不少迄今依然为人们所常用。

在没有地图的思想旅程中,王汎森长久地探寻一个课题——“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文化形成”,在概念方面,即是一整套新的架构如何取代旧的。这些“新措词”与其所含蕴的思想意义,形成一个巨大的变化,近代人用它们组成了一个新概念的思想地图,正是首先通过这些概念架构才改变了近代中国。所以,对这些概念“措词”的研究,于分析时代的切片有重要的意义。

王汎森介绍,梁启超常提的史学措词经历了显著的变化。早期(1901年、1902年之后)以理性、科学为特征,晚期(1920年代)以批判、反省早期史学概念为特征,佛学语汇开始渗入史学,与“新康德学派”融合而成一种新史学观。因此,探讨史学思想,除了应看史家的理论宣示,还应看他们如何在历史写作中有意无意展现出的史学思维。近代以来,每一次重写历史都是新措词的再造,包含在新的思想地图之中,是一个循环而不间断的历程。

“谈一位思想家的思想,不能只摘引其中几句话,用现代人的观念投射回去,放大某种意义,这是研究的失误,要把片段的思想放在整个的思想语境中去考虑。”对于梁启超其人,王汎森也有一个明晰的判断,“梁任公的思想和感情敏感,人非常聪明,感受力强,引领时代风骚。”

王汎森在绘制梁启超的思想地图时,将其“发生学”的坐标定位在近代以来领风骚之先的天津,而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寻寻觅觅的一个起点。

题图:梁启超铜像(摄于天津梁启超纪念馆)



黄崖关长城向东逶迤而去,过了车道峪段,便到了青山岭长城。这里山险壁立,脚下一条山涧由北边的九山顶泻下来,碎石满川,风动鸟翔。

由黄色砂岩石块垒就的一道残损的明代长城,横亘在石川的西岸,东边的山岭上耸立着保存完好的青砖砌就的烽火台。烽火台西侧的山下不远处,有一片长方形的石头矩阵,这就是当年守卫长城沿线士兵的营盘——青山岭寨堡。寨堡南面不远的山岭上,有两株树龄已近千年的古松,仿佛当年守将那样伟岸雄壮。青山岭村就坐落在大松树的浓荫之下,整个村子海拔400米,春秋战国时这里就有人居住,明朝时因紧邻青山寨堡,村子也叫青山口、青山寨;又因坐落在高岭之上,清代称青山岭并沿用至今。

这个长城沿线的古村落,自然生态优美,历史古迹众多,除了村北青山岭长城遗址外,村里还保存有完好的清代小庙、丁字形的古街道、古井石台、古槐树。与村庄相伴千百年的古松树可谓天津的“松树王”,历经沧桑,守望青山;脚下新生的松林已经成材,松风送香,沁人心脾。漫步在松林间的登山步道上,回眸古村千年的历史,仿佛步入时空隧道。村东的鹰盘松下有一块巨石叫作卧龙石,相传清朝康熙皇帝在这里与青山岭村民魏三元谈天下棋,共话桑麻,并征求治理国家的建议。这些古松树见证了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于隆庆三年(1569年)保卫边关;也见证了1900年青山岭村民在这里抗击八国联军中的德国侵略者;还见证了抗战时期青年壮士踊跃参军,配合八路军十三团巧妙与日军周旋并攻克下营和杨庄的敌军炮楼。

如今的青山岭已经成为有机苹果、红果、蜜梨等特色水果的生产基地,乡村旅游不断发展,村东的战备洞——“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战备台”旧址,已成为沉浸式红色旅游主题景区和国防教育基地。古老的长城与新崛起的民宿,悠久的历史与淡淡的乡愁,在青山岭上汇聚、交融,游客在青山岭上享受蓝天白云的清澈、感受诗和远方的召唤。

青山常在,碧水长流。古老的村落焕发新的生机。优雅的生态环境,源于对绿水青山的涵养。在山乡诗会上,村民高声朗诵起自己创作的诗歌:“青山那个岭/岭上那片云/几把古松的绿伞/撑起振兴的山村……”

青山常在,碧水长流。古老的村落焕发新的生机。优雅的生态环境,源于对绿水青山的涵养。在山乡诗会上,村民高声朗诵起自己创作的诗歌:“青山那个岭/岭上那片云/几把古松的绿伞/撑起振兴的山村……”

# 青山那个岭

金学钧

参,一盆醋椒鱼”,还不忘说自己“早点一杯牛奶,晚上一个三明治”。这里体现了中西饮食文化的交融、碰撞。

作为北方漕运城市,近代天津地界上活跃着从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山东等地过来的客商、劳动力等,粤菜、客家菜、宁波菜、鲁菜等菜系随之涌入。自开埠以来,西方饮食文化也很快进入津门,尤其快餐文化很容易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中。新派人物袁渊圆抽着“吕宋大雪茄”,拉着苏鸿达进了“美丽美餐厅”,吃的是俄式西餐“牛排、鱼子酱、酸黄瓜、柠檬泡菜、红油葱头”,但早晨照例是“一套鸡蛋煎饼果子”。饮食文化犹如流动的文明密码,具有本土文化的稳定性,也有全球化的流变性。《晨报》主笔严而信在行驶于太平洋上的客轮里,“喝了半瓶法国白兰地,吃了一只烤龙虾,用了一份法式烩牡蛎”后,被荒诞地结束了小命,这个人物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崇洋媚外、卖国求荣的下场。林希作品中这些饮食文化的书写打开了作品的另一重叙事空间,也极大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。

林希的《天津闲人》这部小说,用饮食文化把种种世俗现象串联起来,彰显了近代天津中西融汇、传统与现代交织、本土与外来互鉴的多元文化,这也是林希津味小说整体层面的重要表达。

# 满庭芳

第五三四六期